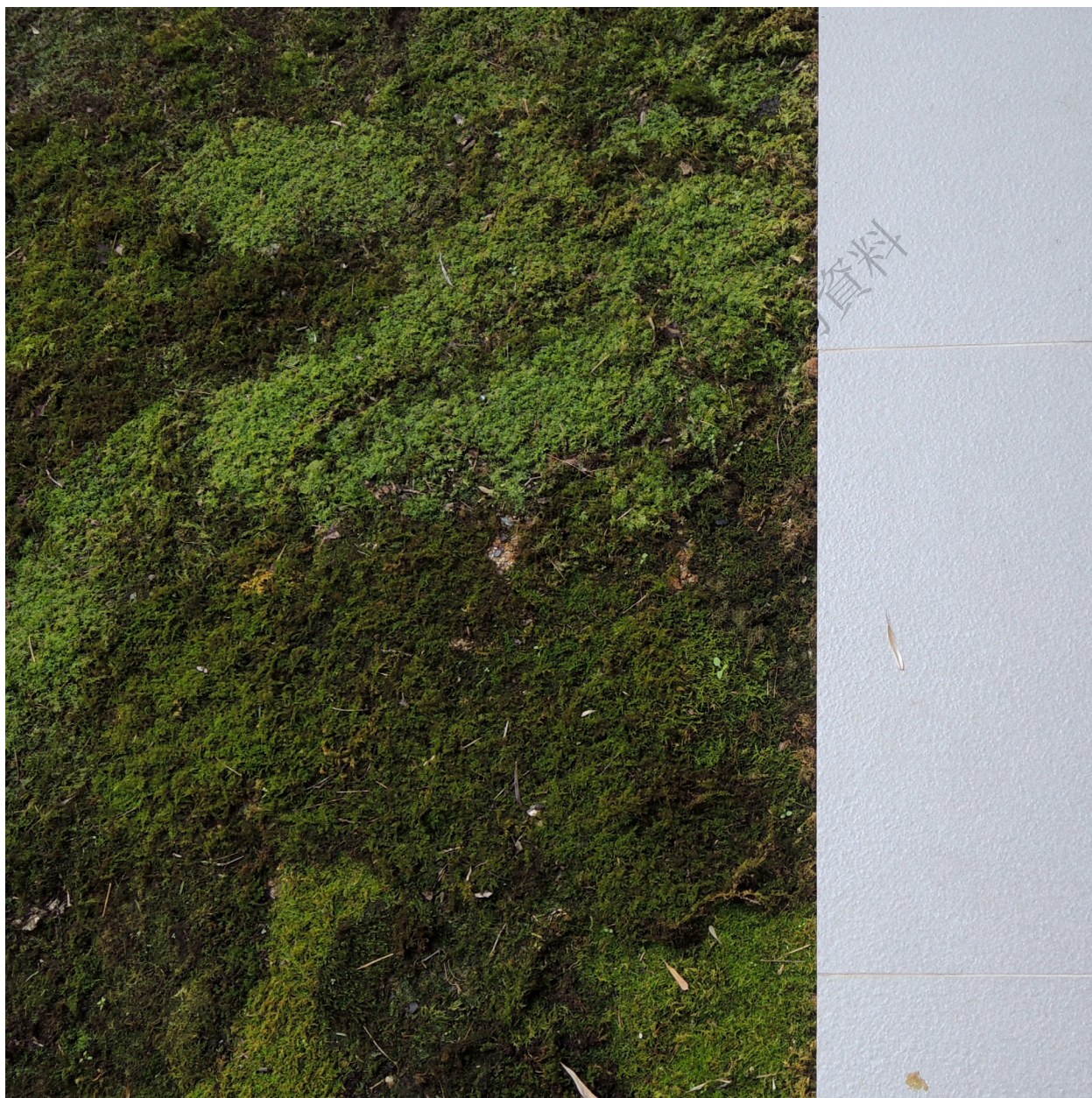


(讀)))
(((音)



攝影：周姍祐

(讀)))
(((音)



攝影：周姍祐

行歇如雨

黃鈺螢

歇

其實謀殺往往在最不經意的時候／
在這個房間／或那個房間／
這張／或那張床上／椅上／
或在／那幅牆上／
像一隻等待被殺死的昆蟲／自覺但無力／
因為其實都不要緊／
在一個人的地方／在一群人的地方／
你也一樣會／孤獨地／流逝／
喉嚨裏的呼喊／一聲／還給一聲／
還給／早已蒸發掉了的呼吸／
黏附在口腔內側／像長了青苔／或黴菌／
在我體內／揮之不去的／
是那種始終不能明白／
被特意剪裁的衣服包裹至呼吸困難的感覺／
是咽在胸口和胃之間／一隻掌心位置的／
痛楚／你甚至不能明白那重量／
是從何而來／但那／不知名的仇恨／
卻把你確切地／囚禁在／自己的皮膚裏／
至於他為甚麼要進入／我／則無從稽考／
我甚至不能試圖去了解／
除了那／留在我體內的／瘋狂的因子／
而我也自然／
因此而步向瘋狂

蛇

看到蛇身扭動的花紋／
有一種天人永隔的心虛／
雨落下／話靜了／
在於卵子決定擺脫你／而你／決定擺脫我／
而我／在尋求各自的解脫和超越／
一些自己／和更多的你／
匍匐蛇行／蜿蜒流過是血／你的／
黑色的蛇／在我體內／由耳朵／偷溜進來的／
蛇／
又本是何等的漂亮／復而引人入勝／
而其實我又是多麼的污穢／因為你的誣蔑／
所以我死去／
或永遠只能來回／在生死之間／

17.07.2013

(讀)))
(((音)

或

有人要拿走你的腎臟／
有人要／拿走我的內在／
或子宮／
但我們都無力抵抗／
因為最後／或許都無法完全／
成功／和失敗／
漸漸圓滑了的山和石／
和平坦無力的小波紋／
滑過／你微微隆起的小腹／
但孩子／在我體內／
沒有流出來／

28.07.2013



(讀)))
(((音)

成煙

黃鈺螢

渺渺如潮水消退
我沒有內在

沒有未來
當下
如一撮沙
執著永恆而不肯道別

月光下沒有你的影
寒夜短暫而難過
渡船沒有回航
直至隱沒

有甚麼在兩岸哀鳴
悼念失去了的詩
耳珠來不及抓住你的靈
就已蒸發不見

在蟬吟不止的晚上
我沒有內在
沒有當下
沒有將來

沒有將來
沒有當下
我沒有內在
在蟬吟不止的晚上

就已蒸發不見
耳珠來不及抓住你的靈
悼念失去了的詩
有甚麼在兩岸哀鳴

直至隱沒
渡船沒有回航
寒夜短暫而難過
月光下沒有你的影

執著永恆而不肯道別
當下
如一撮沙
沒有未來

我沒有內在
渺渺如潮水消退

22.04.2014



(讀))
(((音)



攝影：余加希



Photograph by Avjoska. Bei Dao performing in Grand Slam, Tallinn Freedom Square, on 8 May 2010.

今天派北島

文 陳東東

1

1978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二十九歲的趙振開和二十八歲的姜世偉從北京鐘鼓樓西側一條小街的某個雜院離開，一路騎車同行，相互為對方起了筆名。姜世偉從此成了「芒克」，趙振開則成了「北島」。

三十年後，北島回憶：「那是1978年初秋一個晚上，我和芒克、黃銳在黃銳家裏聚會。我提議說，我們應該辦個文學雜誌，現在是時候了。他們立即回應說好，於是說幹就幹……」將近一個月後這兩個青年詩人去鐘鼓樓附近那個小雜院，正是為了專門商定刊物的出版。就在他倆各自有了筆名之前沒多會兒，圍坐在院裏一間額外蓋起的窩棚，他們先起好了刊名：《今天》（那是芒克的「靈機一動」，之於「現在是時候了」實在恰切）。《今天》的幾位主要編者也基本確定。

之所以覺得「現在是時候了」，因為，在北島看來，「從1969年到1978年，經過近十年的準備期，『地下文學』趨向成熟，其中以詩歌的成就最高。」而且，「1976年以前中國社會極度黑暗，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我們的作品發表的可能。1978年政治上的鬆動終於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今天》創刊號上，由他執筆的發刊詞〈致讀者〉就是這麼說的：

歷史終於給了我們機會，使我們這代人能夠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聲唱出來，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處罰。我們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為歷史已經前進了。

《今天》於1978年12月23日面世，12月24

日，《人民日報》即刊出兩天前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宣佈「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任務」……看上去，北島的確像是踩準了歷史節奏的關鍵點。

他們忙於擇選、討論、趕寫和改寫稿子，刻蠟紙，找紙張（包括北島說的，從公家單位「『順』一些，積少成多」），艱難地總算弄到一台很破的油印機，下雪天躲進屬於當時北京「三不管」地帶的亮馬河邊村子裏，一個朋友租住的不到十平方米的農民房，「整整幹了三天三夜」，創刊號《今天》在「22號晚終於完工了」。

第二天一早，以「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自我悲壯感，也學著荊軻的樣子做了點偽裝——北島說，「把我們騎的三輛自行車的牌照號碼都改了」——提著為省錢自己熬的糲糊，帶著十幾份未裝訂的《今天》，他和芒克等三個人「在市內轉了一圈，在『民主牆』、中南海、天安門廣場、文化部、人民文學出版社、《詩刊》社、《人民文學》雜誌社等處張貼。第二天去的是大學區，包括北大、清華、人大、師大等。」然後，「我們混到圍觀的人群中觀察讀者的反應……」

對北島來說，這並非第一次。十年前他就已經做過「白天刻蠟板印刊物刷標語，半夜出動，甚至把標語貼到衛戍區司令部對面的牆上」之類的事情了。

「1968年夏秋之交，」他邁入十九歲，參加了「一個署名為『紅衛兵六五一四部隊』的秘密組織」，後來，在〈北京四中〉一文裏他寫道：「其實就是我們班五六個同學幹的。那番號有虛張聲勢之嫌，要破譯並不難：四中高一五班六齋，反之『六五一四部隊』。」其時，很多人已從狂熱中稍

稍冷卻，做起了「逍遙派」，照北島一位鄰居兼同班好友的說法，「人們該幹甚麼幹甚麼……趙振開還在頑強追求革命理想」——「六五一四部隊」辦了一份油印小報叫《原則》，北島記得：

一天半夜，我們騎車蹬平板三輪，來到西長安街小巷深處的北京六中，那兒離天安門不遠。在校門外磚牆上剛貼完標語和《原則》小報，從校園內突然衝出十幾個男生，手握壘球棒和彈簧鎖，而我們只有掃帚鐵桶。對峙中，雙方身體幾乎貼在一起，甚至能聽到對方的呼吸。我心跳加快，血向上湧，頭腦一片空白，從對方眼中能看到自己渴血的願望。那是人的原始本能，可追溯到古老的狩獵和戰爭，在某些時刻仍在控制著我們。

所謂「仍在控制著我們」的「渴血的願望」，大概能註解他紅衛兵時期的不少行為。而他在「文革」形勢下的北京四中留給人的印象，通常是「表面文質彬彬的趙振開……用文雅的聲調說痞話。」

他生於1949年，十六歲那年暑假收到了考取北京市第四中學的通知書。「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國最好的中學之一，」北島說，當初「對我來說就像天堂那麼遙遠。」小學考初中，他的第一志願即北京四中，卻「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個彎，」進了北京十三中。讀他那篇以「北京十三中」為題的隨筆，能感覺到，他僅只對「軍樂隊是十三中的驕傲」感到了一點兒驕傲，這或許又跟他讀小學時曾「欣喜若狂」於「被選為鼓手」有關。多年後提起，北島似乎仍有些得意：「我敲的是那種軍樂隊小鼓，用皮帶斜挎身上，兩手各持一鼓槌，白手套白襯衣白長褲外加紅領巾——少年鼓手趙振開，多麼光榮的稱號。」這種把自己代入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宣傳畫裏的形象，塗抹著純潔的英雄主義顏色，不妨是他少年時代「追求革命理想」的一個象徵……

然而進了北京四中，他就知道這絕非「天堂」。「整個學校氣氛讓人感到壓抑……」北島說，「我隱隱感到不安，是那種繫錯衣鈕扣出現在公眾前的不安，既無法掩飾又來不及糾正。」分析起來，他認為這直接來自「北京四中既是『貴族』學校，又是平民學校」這種「內在的分裂」；「總覺得有甚麼地方不對勁兒」是因為「盡人皆知，四中是高幹（子弟）最集中的學校」，但「顯然有甚麼東西被

刻意掩蓋了，正如處於潛伏期的傳染病，隨時會爆發出來。」——等到第二年，1966年「有一天在教室，」他說——

同學的裝束讓我大吃一驚。他們搖身一變，穿上簇新的綠軍裝，甚至將校呢制服，腳蹬大皮靴，腰繫寬皮帶，戴紅衛兵袖箍，騎高檔自行車，呼嘯成群。讓我想起剛進校時那莫名的壓抑，原來就是優越感，這經過潛伏期的傳染病終於爆發了。

北島看到的是「文革」初期高幹子弟們組成的紅衛兵「老兵」的模樣……「文化大革命中曾狂熱流行過一個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還有一首關於這『血統論』口號的歌曲，唱遍了全國。這首著名的紅衛兵『戰歌』就是我譜寫的。」——說這話的是劉輝宣，北島在北京四中的同班同學，後來以筆名禮平發表過小說《晚霞消失的時候》（1980），在當年算是「老兵」的重要一員——「老兵」鼓吹紅色「血統論」的這副口號對聯，「不過是用糙話概括了潛規則罷了」，像劉輝宣說的那樣：「『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學習再好也考不上大學，學問再大也發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強也擔任不了重要職務。」也像這口號對聯的批判者遇羅克在〈出身論〉裏指出的：「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參軍，不能做機要工作……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成了准專政對象，他們是先天的『罪人』。」在講究階級劃分，貫徹階級路線的時代，它當然鎮壓著所謂的「黑五類」子女，將「紅二代」捧成「自來紅」的「天之驕子」……然而「刨根問底，這口號是衝著另一幫人去的，他們既不是『紅五類』，也不是『黑五類』——他們代表著國旗上的兩顆星星，即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甚麼是小資產階級？」劉輝宣回答：「其實就是一般的知識分子，當時我們管人家叫做『小職員』、『小市民』。」——北島的「不安」和「壓抑」就正好源於此：「我出身職員，但父親舊社會在銀行工作過，屬可疑之列……」

「文革」前，北島「連團員都不是，有一種被排斥在外的恐懼感，但不知如何向組織靠攏。」搞起了「文革」，1966年8月18日，他也「去了天安門廣場，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可甚麼也看不見。只有幾個綠點……」那副口號對聯